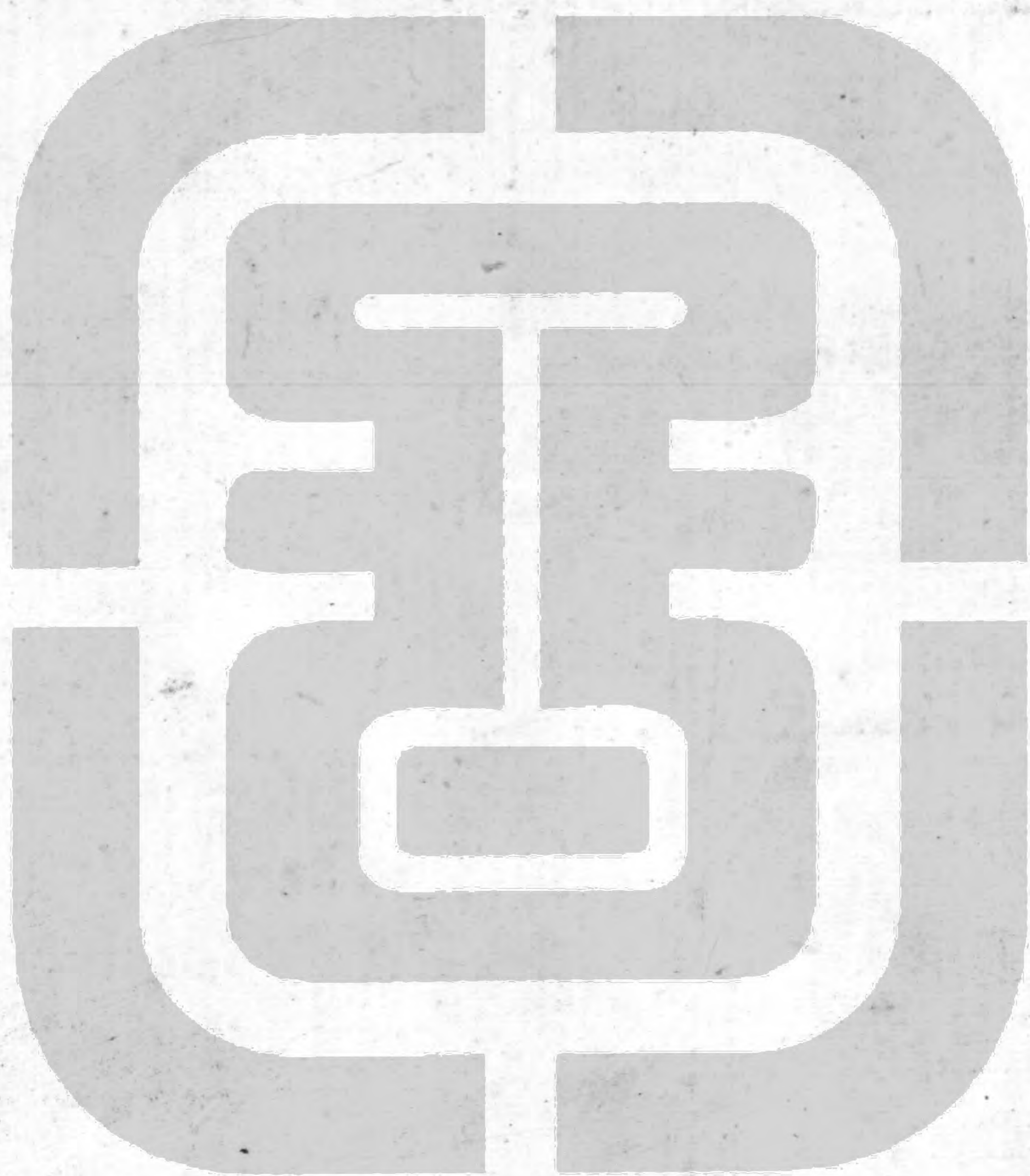


丹黃集



叙

有一代之聖王則必有一代之師  
臣其人必克明俊偉負以救濟而  
體中和其橫經論道解願沃心  
不啻美水合而對芥投也此非何

終也

高皇帝吳元年，命海幢以延訪儒  
漢裂而承為第一義，詞臣立細  
旃，馮玉案，指危深，家急之安，折  
真，甚，江，象之原，香，陳，臣之思，而

不，能，者，其，難，有，相，臣，之，納，約，自，歸  
而，怕，若，不，以，時，且，也，津，則，魚，浮，深  
則，空，激，動，色，相，戒，冠，魚，信，在，於  
極，也，佩，去，帖，也，珠，耳，干，龍，風，輕，之  
補，也，近，六，事，十，義，之，你，也，輕，若，不

旁引曲屈言自遠言深云奧洞有  
子衷獨抱今

主上聰明言生靈受越千古二酉之

歲不足言乙夜者以兩等此上禪

主德下禪吏治無付不足辱清可取

昇時前等講詞大率澤之垂之

教陳理名而正而未言其言長先

生之一語一經一語一字一葉石也亦

亂繩必揚

祖訓得每筆畫動中肯綮而一片忠

陳碧款扶陽抑陰之義尤足之春  
移而沁入善言論之潛龍之德方  
新而見結之德已茂友于甘肅  
易于七日難言來之討治緩而中  
真之補救急友為之要伊川凍水

法矣子易為先生難余與先生比  
肩事

皇王聯步金華每見先生屏氣出

班劍

上已日恠心淫逸乎籤而天字每

實性披一可誌文動未嘗不其肯  
而色喜也言蘇正等孫匡時物  
音可像世游多能於以之鏤生  
版而先玉局徑讀通美宗以一  
時之道以授端席授絕流哉終不

上之至仁教也夫也兩度之歷之克  
仰享之嬉形函風真之唱和

列聖美善史不勝書而  
上優宜宗禮勅學好向更者如

焉

聖主師臣漢倫一當三上三豈保狀哉

崇禎壬申首夏穀旦

古姚交弟姜逢元頓首

題



題丹黃集

於戲希益每念

講幃事未嘗不憬然內慙也衡茅

賤士與

至尊共憑一几咫尺相對衝口所

談古今理道從橫雜陳言之而無臯

天語傳呼勞酒食以師臣之禮優之稽古之榮極矣退自循省報塞安在哉

天子神聖茂論今昔替興遐觀渺聽即游泳理窟遙遙高出意表欲以螢火星星仰禪赫曦之照難矣且對颺必斲魚雅而或以

神威懾聲吐必斲鏗戛而或以方音



囿遭迂蕪漫之談蒙學惰聽而

大聖人恭已受之側聰貯之中懷

竇越墨墨春曾而以卒章為幸

又

舜瞳之所稔聆而矜容也思之思

之能無憬然內慙哉然而邁茲  
隆會不敢負誦讀敢負

聖明稗史牒之精叢諫剡之華傳

聖賢之口吻以出母越畔亦母

室幅而以庶婦動天壯夫逐日

之精忱密灌於其間臣志也臣  
職也若夫置丁鴻於殿內備畢  
誠於禁中賴有同事諸先生在  
丹地開黃卷以陳無已詩句命  
名

崇禎壬申臯月既望姚希孟恭  
紀



門人章正宸書



丹黃集跋

希孟在

講幄四年固不敢離局而談旁侵

時事然觸緒當機于用人行政

必三致意焉昔李鄴侯對肅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行' and '也'.

書

曰陛下今就臣卧榻猶不得况  
異日香案前乎今咫尺香案前  
猶不得况異日九閭之外耶

主

上神聖弼違漸微間有齋祓入  
告恐積誠莫動徒彰風雷之威

原

而橫經倚席縱口所如若徒啜  
塵羹聊塞故事或折楊黃荇自  
謂先資拜獻退食思之慙負堪  
死當己巳冬時獻一二規諷語  
有一臣公嚮感相戒余退而自

盟曰宋之范淳甫程正叔豈與  
人任以此獲臯有餘榮耳王申  
春有言事者三人以近時下于  
理舉  
朝嗟惋裴裒莫敢出一語希孟適

講默容保身章因極言箱口結  
舌使人戒立馬而羨寒蟬非盛  
世事見者爭為咋指踰日講與  
回孰愈又引唐人語以諫諍為  
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

一時都俞滿堂聞此語侶野干  
鳴又踰日將講吾未見剛者所  
撰講章抒吐激壯遂遇輟講至  
新炆開幄仍當以此章進而希  
孟逐矣希孟之去國別有因此

亦其一端也聊記於此以諗後  
之為講臣者癸酉新春希孟再  
識

瓜疇邵彌書

丹黃集卷之一

目次

說書文

書經

三旬苗民逆命

曰若稽古臯陶

臯陶曰都在知

臯陶曰朕言惠

與此

對惠

斷河

苗格

曰兪

孔壬

襄哉

惟我商王布昭

允懷

今王嗣厥德罔

四海

敷求哲人俾輔

後嗣

論語

首命

君子之於天下

與比

子曰君子懷德

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

多怨

能以禮讓為國

禮何

孟武伯問子路

全章

女與回也孰愈

全章



丹黃集卷之一

說書臣姚希孟撰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旻天者以其仁覆閔下夔夔齊慄總是敬  
懼貌允若是信順誠是誠感物意冒言是  
盛德之言誕大也干盾羽翳舞者所執格  
三至也當肯大禹以帝命征苗至三旬而苗  
民抗拒不服只合治兵整旅以圖決勝乃  
益之贊禹開口便說箇惟德動天無遠弗

届苗乃戎狄豺狼其向背順逆與天何預  
又云滿招損謙受益此是論道理的話頭  
至大舜格親順親尤其是家嘗事與征討不  
庭有何干涉乃禹則聞而起拜既奉命出  
軍不旋踵而還帝舜亦從此匿武脩文卒  
使蠻夷賓服來享來王此是千古一節奇  
特事然其實是一團至理蓋有德之人蒼

蒼上帝可以呼吸感通凡大小氣類草木禽獸一切有情件件感格得去有苗還是箇人也是血氣之屬何怕他要服荒服有什麼隔閼不通處為人君者日夜側躬脩行畢竟上邊要動得天下邊要屈得遠纔是脩德的證驗即使動得天屈得遠而天命難謔民無常懷也是一毫恃不得的詩

經有言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易經有言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正與滿招損謙受益二句相為發明瞽瞍是個頑嚚的人自舜看他恰像上帝鬼神一般只為舜有那日夜號泣敬謹恐懼的一副真精神自然叫天天必應呼神神必降有什

麼感格不來神明尚可感格蠢茲有苗要  
收他做臣妾就是臣妾要畜他做犬羊就  
是犬羊此時猶待興師動衆當年歷山耕  
田時至誠動物這些妙用安在益蓋以此  
警舜而欲其令終即以此警禹而欲其虔  
始亦恐開後世窮兵黷武之漸敝中國而  
事外夷也禹既聞言拜受舜遂誕敷文德

果有七旬苗格之應試問文德云何難道  
是這些朱干玉戚鼗鼓笙鏞點綴太平之  
具便算得文德便招得四夷今天下東西  
多事奴插縱橫

皇上常辦此格天的精忱兢兢業業何嘗一毫  
滿假只要尋箇誕敷文德下手的所在這  
箇文德豈單是后夔典樂臯陶賡歌粧點

得出来的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此纔是真文德前邊舜典原說咨汝二十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庶績咸熙分北  
三苗正此之謂也如此而越裳不獻白雉  
肅慎不貢楛矢遠人不服未之前聞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  
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  
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這節書是臯陶陳謨于帝是時禹與臯陶  
同在帝前禹深服臯陶之論欲其申明之  
臯陶為之復竟前說禹又從而拜稽一臣  
矢謨一臣嘆咏這真是唐虞都俞氣象

載而下髮髯如在允迪是信而蹈之就君  
說謨是將順其美弼是匡救其失就臣說  
慎厥身脩思永是兢兢業業以脩其身又  
不敢為目前苟且計其心思周匝雖近在  
一時而其所照管者極于必世百年之遠  
這真是允迪厥德的工夫惇是厚九族有  
等殺即下文天敘天秩是也故曰惇敘庶

明是羣臣之明哲者勵翼是奮勉而翼戴  
之也脩齊是邇治平是遠總見慎厥身脩  
思永則齊治均平皆在此故曰邇可遠在  
茲這是古帝王提綱挈領的學問大人為  
人主者誰不願臣子長善救失然或德之  
不脩即或脩德也有粉飾耳目不能實落  
做工夫臣下亦未免望風承旨欲進一言

恐君未必能聽欲諫一失恐君未必能受  
容容苟悅唯唯承風尚何謨明弼諧之有  
惟能信踏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  
善有事而獻謀則能言言洞悉有違而獻  
規則能語語諧合故曰允迪厥德謨明弼  
諧可見臣子的精神全憑人主真心實意  
振作起來的允迪厥德正是身脩復提出

慎字永字以為身脩之主蓋人心易縱難  
收况於人主威命靈爽在其掌握又有聰  
明天縱往往高出羣臣之上者須要把對  
越上帝羹牆祖宗這一段謹廩的念頭時  
時提醒又要把治亂安危平陂往復這一  
段深遠的意思默默躊躕一刻不放鬆一  
處不滲漏纔能脩得此身為欽明文思溫

恭允塞之身既過了脩身一關則親親也  
是脩身中應得的事賢賢也是脩身中該  
有的事天潢奕葉共沐恩施心膂股肱傾  
戴元首措之家國天下裕如矣又何遠何  
近之有從來古帝王治天下之法原是極  
簡要的這箇允迪厥德慎厥身脩思永兩  
句書將大學八條目中庸九經業已包括

在內雖天下事不是一手一足之烈然有  
堯自然有舜有舜自然有禹臯陶且所謂  
允迪厥德者豈專是穆然主敬恭已無為  
四凶退五臣進枉者錯直者舉謨明弼諧  
庶明勵翼豈患無人凡上天所生之人一  
一收為國家用明揚師錫更相汲引何至  
有乏材之歎至於聽言之道途本龐雜欲



求謨明弼諧之人固當以執中用中之理  
為之提衡尤當以隱惡揚善之量為之鼓  
舞如此則羣言雖多國是愈清養日月之  
明廓風雷之益是乃允迪之實際然在上  
者須以允迪厥德振起庶明勵翼的精神  
而在下者又須以謨明弼諧仰禋允迪厥  
德的精神臣愚以是為一堂交警助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  
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  
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既陳脩齊治平之謨復抽出知人安  
民兩件大關鍵的事蓋千古帝王所以治  
天下者總不外此四字此四字看去似易

行之甚難所以大禹聞言咨嗟嘆息惟恐  
為人主者作等閑容易看故把箇帝堯來  
做箇榜樣知人則哲以下又申說數句所  
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總是與臯陶異口  
同詞以發揮人主駕馭人羣又安百姓的  
道理時字解作是字帝即是帝堯哲者智  
之明惠者仁之愛遷是竈徒孔大也巧言

今色孔壬是外邊塗飾耳目而種種奸惡  
包藏多少在內當時臯陶只說箇知人安  
民然而人之才品心術種種不同民之安  
危苦樂亦種種不同以一箇人要知盡世  
上無數的人安盡世上無數的人如何知  
得來安得來所以說道惟帝其難之惟帝  
其難不是籠統抑揚的話也是有對証的

事堯之在位數十年矣而四凶猶然未退  
五臣猶然未進豈不是知人之難四方猶  
然昏墊下民猶然其咨豈不是安民之難  
然所以不碍其為帝者以靜言庸違方命  
圮族之人畢竟斥逐明揚側陋有鰥在下  
之人畢竟徵庸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將一箇上巢下窟民饑民溺的世界完全

換出來方顯得中天立極整頓乾坤的手  
段只為帝曉得那知人安民之難所以對  
羣臣便虛心去勘驗他對百姓便苦心去  
體恤他古語云知其易則難者至矣知其  
難則易者至矣正此之謂也知人是天智  
的事知之既真用之必果故口能官人安  
民是至仁的事豈特我懷民亦能使民懷

我故曰黎民懷之此時衆賢集于朝百姓  
和于野就有驩兜有苗及巧言令色之徒  
向者恐其同惡相濟伏莽興戎變亂是非  
熒惑朝政若到了蕩蕩平平之後總不足  
忌矣禹臯之說似是知人安民金重然而  
能官人者正官其安民之人也近來吏治  
日偷民生日蹙自郡邑而上潔已愛民者

少榮身肥家者多不特封疆多事而流賊  
海寇所在見告如邊方要幾箇壯猷的督  
撫如腹裏要幾箇精明的撫按以至兵刑  
錢穀有關繫的人必要精遴妙選然天下  
有可用之官又有官人之官今一官未出  
廣布吹噓一缺稍佳紛然攫攘又或辭難  
取易或避危就安此亦賢者所共耻也至

於人材不同此有所長彼有所短官人者  
也要平日虛心諮訪先有衡鑒於中乃可  
以倉猝取辦不致用違其才以誤

### 國家事

皇上聖明天縱凡臣下材品無逃洞鑒世人只  
曉得堯舉舜舜舉禹臯陶試觀當時驩兜  
嘗舉共工四岳嘗舉伯鯨俱被帝堯看破

直舉到在下之有鰥而帝曰予聞其精神  
旁燭既無所不到而又曰我其試哉試之  
一言正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此千  
古智臨天下之準也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歷數三德六德  
備撫五辰凝庶績之用乃至惇典庸禮命  
德討罪上達天心下通民志其言亦反覆  
詳盡矣然從來聽言者往往把道理做一  
件看事功又做一件看只如知人安民四

字恰像箇籠統道理的話頭未必實實可見施行即行去未必致得太平可以治國家平天下故臯陶陳謨既終復設為必然之效以歆動之大禹深然其言若欲刻券而取臯陶又謙讓不敢當而惟願朝夕贊臯以勸成德政此非徒為帝舜告實為萬世人主告也惠是順謂所言順於理切勿

徒付之空言便可見之於行事也禹則聞言而褒美之以為此洋洋謨訓也不行則已行則隨試輒效不世之績可立而致者臯陶在聖主之前又當師師滿堂任事欲勇任功欲謙且刻期計效有類於見小欲速故言曰此績之成與不成非予所得而知也惟思量每日將此言密密敷陳時時

提醒以協贊羣謨共襄聖治而已思曰之  
曰字作日字讀試觀臯陶謨一篇發揮道  
理周匝無漏以此數語結之似屬餘文然  
千古以來有殿庭便有風議忠言謹論原  
不之於朝端其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而  
嘉謀嘉猷付之罔聞者斯固不足道亦有  
明知其言之是而悠悠忽忽未嘗身體力

行遇章疏只看做紙上陳詮對史冊亦認  
做古人糟粕又有一種規規事功皇皇圖  
治如衛士傳餐衡石程書者其精神奮迅  
何嘗不以底績為急反將知人安民四字  
置之不講此所謂逐末忘本而不能執簡  
御煩者也當帝舜之時天地漸見平成府  
事未盡修敘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既已上



廛其咨之衷何不亟陳拜手之告乃惓惓  
所急者惟在知人安民果能知人安民則  
驩兜不足憂有苗不足遷朝端肅清邊庭  
寧謚其為功績孰大焉兩聖人異口同稱  
夫豈若後世臣子雷同附和以愆人主之  
聽者後帝舜常贊臯陶云俾予從欲以治  
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此其底績之明效大

驗已若漢申公所言為治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正與此節書意互相發也我

皇上力行之勇求治之切不在帝舜下鋤奸去  
逆何異四兇之誅選忠遂良可備九官之  
盛但以四海征輸未息萬民憔悴難蘇覺  
治人之人未必確當其用恐知人之知難  
以灼見其真禹曰維帝其難臣亦未敢以

為易也然而知人之道不外於明目達聰  
雖眾好者必察眾惡者必察固自有一定  
之見而國人皆曰可國人皆曰不可庶幾  
得兩端之中願  
皇上於此加之意而已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武而謂之聖武正見如雷如霆之威一本  
於蒼穹慈覆之心非聖而用武則謂之黷  
武若聖而不武則無一怒安民之畧亦不  
足以成聖矣代虐以寬者有夏暴虐商王  
以寬仁之德代之人人去湯火而登春臺  
此一種伐暴救民之念人所共諒人所共

信所以眷懷而弗替也當時伊尹之訓嗣  
王言夏桀弗率祖德天命集於有商是時  
商王仰承明命豈不願敦樂天之仁脩舞  
干之化然而荼毒既久穢德彰聞若不用  
一番兵力蕩滌而瀦除之雖使毫衆往耕  
老弱饋餉祇成得煦煦小仁生靈何繇沾  
化寓內何繇乂安必借殺伐以行其威亂

者取之亡者侮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使  
赫赫王靈顯然昭見於天下於是罪人黜  
伏邦家輯寧凡數十年毒痛之政另換出  
一番樂樂利利之政凡千萬姓愁嘆之聲  
又另換出一番熙熙皞皞之聲為兆民者  
歡欣相告皆曰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  
讐耳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此必然

之理也有商六百載靈長之業只在寬之一字而用寬者不得不以威嚴始之至於出師命將聲罪致討王赫斯怒天威震疊可謂極其用嚴與寬仁正相反然譬如蘊隆之時不有疾風迅霆安得有甘霖時雨乃知兵者聖王固不得已而用又不得不蓋為其以殺人者生人而拯民水火者

之所不能廢也夫帝王之師以仁伐暴兵不血刃而定天下於股掌之中不過借此肅將天威耳然曰大賚曰孥戮曰步伐止齊號令賞罰凜然有後世孫吳韓白之風焉豈驅市人而使之戰哉我

皇上智勇性成恭行天罰狡夷弗靖可刻期蕩平乃用兵十有四年費

國家億萬之金錢不知平日所練者何兵所  
司者何事邇來信賞必罰法無輕徇然得  
毋嚴於事後而寬於事先乎虛冒者用以  
肥橐而充伍者人多菜傭則按虛實課強  
弱外有不時奏報內有不時稽覈其庶幾  
乎而猶未也昔李光弼治師嚴整賞當功  
罰適過不如今者誅之故下令一麾萬衆

齊入此大將御軍之法也諸葛亮刑賞平  
明循名責實虛偽不齒行法嚴而國人悅  
服此大臣御武臣之法也史稱漢高帝為  
善將將然其駕馭羣臣徃徃挾數用術湯  
武則不然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一德一心立定厥功率此道也  
羣策羣力盡是矣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太甲嗣位之時不言嗣厥位而言嗣厥  
德蓋舉先王之德以聳動之惟德乃能安  
享其位歷代授受以德相承故不言位而  
言德也初者踐祚方始從來理亂治忽之  
關總在初時做起虔於始而忽於終者有

之矣未有始之不慎又能重新撥轉者帝王如天好生總脫不得一箇愛字帝王凝圖永命總脫不得一箇敬字然而愛敬從何來其根只在愛親敬長一念凡為人父為人君者其最初也曾為人子為人弟愛親者愛之初敬長者敬之初孝悌於家便是深仁怙冒昭格對越之初只從根本上

培植得厚則愈拓愈廣齊家治國放諸四海而準此一貫之理也是時伊尹訓太甲言今王纂承明命稱曰嗣王若止是祖宗創造子孫現成享之何難之有然而嗣湯之位者正欲嗣湯之德維湯之德所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用人惟已改過不吝須一一守其家法無忝

前人方成箇嗣王而嗣王之初威命靈爽  
一朝在其掌握見世上絕無行不備的事  
并無可以管攝的人便要信手做去其始  
不過一念稍縱便至於恣睢隕越而不可  
收拾故克念作聖者全在此時兢兢業業  
一毫不敢恣肆然要提醒此心時存警惕  
莫若看此身如刻刻對父兄一般即使九

重之上已無間膳視寢之人而在宮在廟  
嘗如承歡於父母之前有此愛親一念而  
愛子姓愛賢臣愛萬民并愛及於昆蟲草  
木總此愛親為立愛之本即使九族之內  
無授几進杖之人而出門使民嘗如遜順  
於兄長之前有此敬長一念而敬天地敬  
神明敬大臣以敬及於法家弼士總此敬



長為立敬之本於是肅雝敦睦之化興於  
在家仁讓禮義之俗播於在國以至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風移俗美比隆唐虞以至  
近始而至遠終之我商王之德原自如此  
今王能嗣之而為肖子為象賢在今日王  
不能嗣之而弗肯堂弗肯構亦在今日語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今且先慮其初而

猶未敢逆料其終也伊尹規諷之切如此  
嘗讀文王世子篇所以教愛親敬長者倍  
切非徒以敦天性亦所以培治原也至於  
臨雍憲老貴德尚齒禮文如此其繁縟若  
以崇高無耦藉此少自挹損此猶為世主  
言耳帝王應運而生徃徃高出一世即夔  
龍布列豈能仰及堯舜然而昌言必拜廸

德為功亮采浚明各熙其績因才難之嘆  
轉增其尊賢敬士之心自古然矣然立愛  
立敬固明王制治之原在為人臣者必上  
足以仰承當宁之殊恩下足以廣布朝廷  
之德意慎終如初共致昇平此又明良交  
警之規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者廣也哲人者雖是賢聖之通稱若據  
上文而言是輔先王以肇修人紀能犯顏  
諫諍雖變都俞為吁咈而有所不敢避其  
一言一動又純是先正典刑以來輔我克  
明之后而恪盡其克忠之職者如此方可  
謂之哲人我先王所為多方而訪求也知

人實難知哲人尤難蓋其人懷才抱德不  
求聞達既杜絕攀緣干進之路又厭薄聲  
名標榜之風上焉者惟天知之如傳說在  
版築之中商王感於寤寐夢帝賚以良弼  
下焉者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如舜在田間  
自有人為之明揚師錫若非高宗恭默帝  
堯疇咨則百官既已承式四岳亦有推舉

如此真正哲人將一生埋沒矣惟求之之  
途既廣則耳目愈多才品乃見定有氣類  
相感成明良千載之盛此正所以自輔却  
如何又說俾輔于爾後嗣蓋先王有天下  
必為千萬世子孫定不拔之業上文言以  
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此艱之一字惟創  
業者知之即守成而有睿智之德者知之

其他未必盡知也。生而崇高富貴，管束身心之意，不能如先王之嚴；未免有所及，有所不及，隨材器使之妙，又不能如先王之寬。未免人人求備，事事求備，總是把天下事看容易了。將兢兢業業克艱厥后，堯舜以來相傳心法，漸入于隕越，必賴我哲人朝撕夕警，每每於至安之際發憂危之苦。

詞又能於極危之時出奠安之石畫輔者，車之輪輻相傍而行，得此失彼，必有僨輳覆轍之患。有哲人方有哲王，有良輔方有令主。付託得人，萬世永賴。先王以天下付後嗣，而其心甚危也。惟以哲人付後嗣，然後其心稍安耳。臣聞百年之計在於樹人，然為子孫貽謀，式穀猶需之。異日若偶值

一時乏才求之甚急而轉若不能應其求  
將奈何夫錢穀軍旅文經武緯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即哲人亦未能泛應因才而器  
之則盡人可使也房玄齡善謀而杜如晦  
斷之唐太宗以此為明主宋慶曆間羣賢  
布列該政令問集賢曾公亮該典故問東  
廳趙槩該文章問西廳歐陽修韓琦以此

為名相孟子言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原是  
分為兩途與人不求備正敷求哲人之第  
一義一求備則舉天下無哲人矣惟用其  
長因畧其短明知其短終不忍棄其所長  
此在用人者仰體  
側席之懷處處遴訪種種豫備嘗須儲人以  
待用不可臨用而求人而

聖天子高運穆清之上尤望於綜核之內默存  
惇大激勵之間時寓鼓舞即生才甚難而  
敷求之法古帝王只在此中識取別無他  
途可尋也臣不勝惓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

適者心有所適只管嚮一邊走去往而不  
返立定主意畢竟要如此做不肯一毫轉  
動謂之曰適莫者正與適相反又執定一  
箇念頭畢竟不要如此做不肯一毫融通  
謂之曰莫此兩種不是世上庸愚暗惑之

徒俱是有識見有主張的人但先有一成見橫亘其中則空明之體已失是非可否往往顛倒渾淆而不自覺孔子不言君子無適無莫而言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蓋事事物物之理原從天下生不從吾心起君子一心表裏空靈纖毫不動無論偏倚駁雜之私與一切成心之未化

偏聽之先入不肯留着方寸中為虛明之渣滓即道理上有的詩書上載的古來聖賢帝王皆曾做過來的而事機未動意見先萌總謂之適莫不謂之義義與適莫所謂毫釐千里之辨有心主之則義即是適義即是莫無心付之則適也是義莫也是義此者相依不舍之象易之比卦為輔為

順從見義在此君子之心隨在此故又不  
言比義而言義之與比見其兩相附合義  
外無心心外無義而神明變化自出於其  
中動則雷厲風馳雲行雨施亘古震今之  
事業每主於獨斷獨為而義之闢也不謂  
之適靜則霆收霧斂岳峙波澄窮天極地  
之作用收入於無聲無臭而義之翕也不

謂之莫凡君子經世宰物之妙大率如此  
至於聖帝明王宰制天下以用人行政為  
第一義天下有一成不移之品亦有轉移  
無定之品則惡者當知其美好者當知其  
惡天下有經久可行之法亦有因時制宜  
之法則剛柔相濟而不偏威德並行而不  
悖孔子贊虞舜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若使天下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何兩端  
之有成有一德之篇曰德無嘗師主善為  
師善無嘗主協於克一與此章之旨相為  
發明昔

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  
虛心以應之又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  
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大哉

聖言真萬代之謨訓也

惠

懷者嘗將此心繫在一處時刻不舍大禹  
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蓋在茲允  
出茲在茲吉寧王原有此一種心事未可  
置此心於四虛之地而毫無所寄  
士庶人同此心但其性各有所近情各有



原件短缺

若使天下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何兩端  
之有咸有一德之篇曰德無常師主善為  
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與此章之旨相為  
發明昔

太祖高皇帝嘗諭侍臣曰為事不可以耳目察惟  
虛心以應之又曰人若能以天下之好惡為  
聖言真箇外之難信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

懷者嘗將此心繫在一處時刻不舍大禹  
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古帝王原有此一種心事未有  
置此心於四虛之地而毫無所寄者下迨  
士庶人同此心但其性各有所近情各有

所安因而有義利公私之分君子小人之  
辨其為君子歟則其所懷者在德如聞一  
善言見一善事孜孜汲汲身體力行又或  
異世而有仰止前哲之思同時而有企想  
高賢之慕凡若此類皆屬蒸民秉彝之好  
其為小人歟則其所懷者在土如生長孳  
息在此安居樂業在此戀戀不去若將終

身焉不知有男子桑弧之志而繫念於靡  
室靡家又或有王事勗勗之時而漫托於  
將父將母凡若此類總為適已自便之圖  
君子既懷德矣而又懷刑朝廷三尺法原  
不為君子設而君子凜然在心無論冥行  
犯義之事有所不為即至於服官箴奉名  
教無所不用其戒謹蓋以刑者聖世所不

得已而用既知有詩書禮義為齊民之表率尚當移風牖俗仰成刑措之化若使衣冠之倫誤投憲典下辱體統上玷聖朝非獨一人之耻此君子所為臨深履薄時刻不敢忘也小人既懷土矣而且懷惠市井嗜利貪得無厭惠之所在以身徇之見金不見人者固其性然甚而有榮身肥家之

徒或受恩於私室或望澤於通津遂以公家之臣子甘受他人之豢養此皆懷惠使然而小人之情大都若此孔子辨君子小人多矣未有剴切於茲者夫德者此心此理之同無貴賤一也帝王好德上追隆古則如帝舜之見堯于羹水堯于墻下資良鄉則如成湯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

彥啓迪後人即聖學緝熙日將月就而猶  
有聖不自聖望道未見之心必如此乃盛  
德之原而勲華大業實本於此至於聖主  
不專以刑馭臣下而其宸衷更自有凜凜  
無軼者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詩曰上帝  
臨汝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是

天地

祖宗煌煌在上以昭格

呈躬固知我

皇上聖敬日躋朝夕寅畏比恒情倍切而第願

以畏

天法

祖之心合而歸之於德德之為名渾淪莫指惟虞

書為之剖晰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

以寬帝舜乃誅四凶舉五臣者也而臯陶  
之頌德乃如此至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而盡天下化為懷德懷刑之君子矣敢引  
虞廷之訓以為

聖明獻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一節書是指有家者而言亦與大學外  
本內末之訓相為發明。放是依傍之意凡  
孳孳為利者精神夢寐都傍著這一邊惟  
以瘠人肥己為事正不知利者天地間公  
共之物天有所生地有所產合天下之財  
本以供天下之人若使利源一人占盡利

權一手握定。世上好利之人，誰不如我厚薄不齊，貧富相遠，已足以犯衆忌。况其囊有餘貲，困有餘積，皆腴人之脂膏，以自奉者，衆目眈眈，盡在一人之身。利之所在，即怨之所歸。盡人而欲甘心焉，即欲長保其利而不能也。後世有天下為家，而以瓊林大盈為府藏者，固不足道。宋太祖置封樁

庫以養勇士，識者猶惜其不廣。自古帝王原有理財之大道，周禮天官冢宰通貨賄節財用，地官司徒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而百物阜安，固不患貧。其國自不貧也。西漢盛時，府庫之財貫朽而不可問，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其致富之術不過以敦朴為天下先，務農重穀，鑄錢造幣而已。今天



下當匱乏之際我

皇上留心民瘼因饑民嘯聚

遣使賑濟德音所被遠近鼓舞但邊鄙不寧寇盜竊發一歲之中所出恒浮於所入不言利何以支其困一言利輒虞及厲民宜奈何必先杜侵漁懲貪墨使民間輸一緡則朝廷獲一緡之濟而不入於私橐繼則覈虛占

清冗濫使

朝廷養一人則中外獲一人之用而不成其漏卮其他若鹽屯若鼓鑄皆天地自然之利而非與民爭尺寸者也然非實心任怨之勞臣莫能辦此矣惟

聖明留意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此節書是聖人就化民成俗之方拈出禮讓正對後世囂陵角競而言亦救世之深心也言禮而繫之以讓蓋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無讓不成其為禮從來儀文度數全是謙讓之意流通貫浹有此真意可以變

上古草野之俗而為雍容亦可以消後世  
凌厲之氣而成卑巽然此兩字只是約束  
身心之要如何說為國不見虞書贊堯開  
卷便說箇允恭克讓惟帝堯以讓先天下  
所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巍巍蕩蕩之業  
盡從一點聖不自聖之心戰兢惕厲以成  
時雍之化至若九官十二牧師濟滿庭此

時是何等人才何等氣象而禹讓稷契垂  
讓及於益讓朱虎熊羆伯夷讓夔龍豈若  
後世矯情推避故為格套真見得已不如  
人人遠勝已推賢遜能惟恐不及即此一  
種退讓而同寅協恭在此亮工熙載亦在  
此國事安得而不修舉天下安得而不太  
平况乎聖主良臣謙光相接於是百官讓

於朝萬民讓於野耕讓畔行讓路此皆禮讓之化也於為國何有若使襲禮之文失禮之實為國者之精神未免急事功緩德化羣下則而象之卑者從利祿起見攫攘成風亦有勝負起於朝端傾軋成於仕路雖班駘後先覺兩情之各別即拜颺稽首豈庶尹之允諧縱使儀文嫻習形跡綢繆

而愈合則愈離愈真則愈假禮之實意有不可掩襲而取者故曰如禮何而國之受其害可知已臣嘗聞幹濟天下之事者貴乎任而孔子於此獨言讓他日之哂子路又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慷慨擔當者為非豈巽縮不前者反是耶蓋天下能任之人未有不讓而真讓乃所以成其為真任

也。伊尹為聖之任者，聽其言曰：予弗克俾  
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以重若  
此，何敢輕言任。然讓始而以任終，所謂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况於玄纁造請禮遇，若  
此其隆乎。故人臣有一種真擔當者，必有  
一種真恬退。用之則行，孔子許顏回而不  
許子路，此真獎恬抑競之意，以成事功也。

非徒以養士節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當時孔子道大莫容退而老于洙泗之上  
陶鑄羣賢如子路冉求公西赤皆一時斌

斌之選若魯能用之人人各展其長或治  
軍賦或宰都邑或應對賓旅雖軍容衰颯  
可以轉而強國計匱乏可以轉而富使命  
往來亦可以默消強大之鋒現現成成天  
付此諸賢以昌周公之裔而魯君不知三  
家亦不知只道孔子修明先王之道單以  
仁字為宗開口就來問某也仁某也仁不

知仁體微妙本孔子所罕言若諸弟子存  
亡出入之介或日至焉或月至焉俱曾經  
過品題孟武伯執魯國之政不汲汲講富  
強實事而哆談仁學多見其不知量也孔  
子正不必細細酬對他獨是一念睠顧宗  
國維持衰魯之意到底不忘而又見眼前  
諸弟子實是可用之才若有人為之推轂

即不能變魯國而為東周定有一種風猷  
振刷耳目政觀在二三子可以張魯而武  
伯輩尚可以用二三子故於其問仁一槩  
付之不知比其再問而稱子路治賦之材  
有千乘之國用之以蒐軍實除戎器則魯  
頌所稱公車千乘朱英綠滕者其雄風可  
復稱冉求宰邑之材有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用之以謀生聚教樹畜則費誓所稱時  
乃糗糧時乃芻茭者其殷阜可還稱公西  
赤對客之材用之束帶立朝而應對賓旅  
人且謂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又可增隣封  
之望而消窺伺之心三子自足為武伯用  
何必仁武伯而有意乎三子何必叩其仁  
不仁唐虞建官第曰熙帝之載何嘗共証



危微文武多士祇欲乃事克勤豈其咸登  
道岸慎勿因忠清未仁之論輕以不仁疑  
人并以棄天下有用之人也後世無憐才  
之心而謬為持論往往置其實用而不問  
輒曰如何心事如何趨嚮與孟武伯之問  
仁何以異使天下之人畏首畏尾瞻前顧  
後封疆之安危甚急而全副精神尚慮中

朝之議論

聖主之綜覈甚嚴而一心趨避猶問時勢之低  
昂祇因數十年來習氣相沿牢不可破乃  
至於此然宇宙大矣豈無精白一心勤修  
職業而孤踪寡援浮沉中外有才而知之  
不真用之未盡者昔宋名儒程顥因入對  
論人才上曰未之見也顥曰奈何輕天下

士上悚然謝之。唐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等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治事，日不暇給，何暇求賢乎？因勅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乃關僕射。願皇上時體此心，與心膂大臣共圖之，必有應運而起，以共濟時艱者。臣不勝拭目俟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聞者從耳而入，知者繇心而悟。庸人之資，聞得一件，只知得一件。若因此識致引伸觸類，非天分高者不能。然須一彼一此，彷彿相鄰，纔擴充得去。這謂之聞一知二。又

有一種最上的資性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所觸不過一事而徹首徹尾融會貫通不  
是真正數去有十件只是本末兼該始終  
圓滿舉十以包其全這謂之聞一知十兩  
者之分不是智有偏全才有敏鈍凡在耳  
目上著力則好察者必有所不盡察如秉  
燭照夜照此一室方能到彼一室定有隔

礙不通之處若在性體上用工夫轉要收  
視返聽黜聰墮明全在靜虛之中培養此  
昭昭靈靈之體如日之入地而晦將天光  
一齊收攝忽然赫曦升曜自然萬象昭回  
當時聖門有顏回原是絕世聰明的人乃  
看其外象恰似愚人一般故其神愈全片  
言觸發便覺左右逢原子貢見地本高亦

可次於顏子祇因聰明外露少一段退藏工夫既然屑越散漫便融通貫徹不來遇著事物祇可捱次推測不能使心地豁然一了百了欲使其返本窮源執一貫萬又度一時高賢雖真積力久者尚是人力有餘天分未高恐折他不倒只消把一箇極靈通又極渾沌的顏子去指點他故呼而

問之曰女與回也孰愈以高明如子貢豈有彼此分量不知敢於尊己卑人者故直遜以為不如而聞一知十聞一知二揆量分數不爽毫髮此是他虛心處即是他受益處若曉得此光明徧照四通八達之體彼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寶嗇得一二分便充拓得千萬分以大舜之智潛形木石

同於深山野人所以聞善言見善行有江  
河之決從來聖學主斂藏不主發越將聰  
明睿智歸到一固字上則千古以上聖人  
皆可比肩而遊故夫子即借其言而實之  
曰弗如也又贊之曰吾與女弗如也既明  
明說他不如以消其籠蓋無前之氣又取  
其自認不如以堅其返觀默照之心天子

此言為天下後世才智高人者下一鍼砭  
不獨為子貢發也當時子貢只虛虛說箇  
一尚不會認得真一字若認得虞廷之精  
一孔子之一貫便是萬事萬化之根本千  
聖百王之胚胎只須片時少靜一念不生  
想那靈明洞達光四表格上下的何處發  
現出來便如果日當空萬形呈象凡一切

人才高下議論是非纖毫瞞不過即軍國  
利害措置機宜從虛中體察自有斟酌權  
衡的妙用至於

聖德日懋遠邁百王非臣下所能蠡測然王珪  
有言日以獻替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  
如魏徵此一段不如所在凡為臣子者當  
時時自攷敢不共加猛省以仰禪

高深于萬一臣等不勝惓惓

丹黃集卷之二

目次

說書文

中庸

故天之生物必

子曰無憂者其

武王纘太王王

武王周公其達

受命

述之

保之

者也

人道敏政地道

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

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

知天

自誠明謂之性

誠矣

唯天下至誠為

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

能化

大哉聖人之道

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

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

謂與



丹黃集卷之二

說書臣姚希孟撰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  
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  
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  
必受命

此三節書因論舜之大孝及於祿位名壽

而發其必得之故在人不在天也物字指  
草木夭喬之類材字即物之本質篤是隆  
厚栽是挺然而凝植培乃沃其元氣傾是  
蕭然而搖落覆乃拔其本根這所引詩是  
大雅假樂之篇憲憲詩經作顯顯言其令  
德光明照耀也宜民謂宜蓄養萬民宜人  
則指官方用人而言惟其宜民人所以受

天祿既錫之以天祿且愍懃眷顧保之佑  
之命之又若叮嚀而申重之也原夫大造  
以生物為心何厚何薄然而物之所取者  
各自不同陰陽醲厚之氣也有承載得起  
的也有承載不起的比如風披日暄雨露  
霜零良禾得之則苗而秀秀而實松栢得  
之則成合抱之姿備棟梁之用而蒲柳望

秋先落衆卉未寒早凋只因他本來稟得  
深厚天遂以長養護惜之意付與他稟得  
柔脆天遂以摧殘剝落之意付與他世儒  
只曉得因物付物天本無心却也不盡然  
蓋二氣五行之精原是天地之寶造物者  
亦不得而屑越如養萬民必資五穀建立  
天祿無疆之心天祿無疆就把這些停蓄

結聚的元氣會歸在一處正所以成天地  
之大不得謂之私厚正如上文祿位名壽  
四件若一概普同勻將去也不成箇宇宙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把這一箇人崇  
奉到極處圓滿到極處也不是偏愛一箇  
人正所以愛千萬人使其流德澤於無窮  
寓鼓舞於來世也故下邊引詩就說箇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其受祿於天而必本於  
宜民宜人者蓋百姓原是上天的百姓賢  
才也是上天的賢才天要愛養他簡拔他  
而於穆不已之中有其理無其事要假手  
於一人孟子云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虞書云百揆時敘四門穆穆是宜民宜  
人的實證既有此光融赫烜之德以宜我

人民矣於是受上帝之寵綏享萬方之玉  
食又從而保之佑之使其純嘏昌熾又若  
時相告語時相訓誡而反覆不置者正以  
其大德也大德受命人謂天以此報德不  
知正欲其修德人謂其集天下之福於一  
人不知正欲分一人之福於天下如虞舜  
之世民安物阜比戶多可封之俗化日有

舒長之慶祿位名壽大德者原與天下共  
之然使不登大寶陟元后則德化不能旁  
洽神功不能溥被自古有開闢即有帝王  
無非欲命一人以為臣鄰億兆主耳孔子  
論大孝而及於受命蓋臨長天下者既已  
父天母地世有顛連無告之民又有簡在  
帝心之人當思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

之所敬亦敬之至於因材而篤在造物不  
謂偏枯在明主亦宜甄別惟皇建極奉三  
無私是之謂法天是之謂帝王之孝我  
皇上懋仁孝之資繫神人之眷當年潛德時存  
乾惕之心既應

龍飛遂闢中天之治上稽虞舜千古同符天  
祖宗之所付託

上天之所矐注惟此民此人耳仰窺

聖意無刻不欲又安民生而民生尚多憔悴無刻不欲澄清仕路而仕路尚有紛囂臣以為安民之道不外用人意惟法

上天因材之篤栽者速為之培勿令榘幹委棄而莫收傾者速為之覆勿使葛藤牽連而不斷乎敢以是為芻蕘之獻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章書因欲論武周之孝而先推本於文王自古及今不論家事國事有作有述凡後人所未開之基而首先創造者謂之作凡前人有未竟之業而力能克紹者謂之述歷觀上古聖人如舜有頑嚚之瞽瞍禹

有圮族之伯鯨其憂在父丹朱既以慢遊  
名商均不以敬承顯其憂在子詩之頌商  
湯云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則非垂成之勢  
可知而嗣王不惠于阿衡是亦繼世之憂  
也孔子上下古今而喟然興嘆曰無憂者  
其唯文王乎父子之間何其得全於天也  
以王季則為之父矣以武王則為之子矣

王季何如主詩所稱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書稱其勤王家蓋保世滋大之君也武王  
何如主又所稱有道會孫與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以開八百載之太平者也自古聖  
賢徃徃以一身而兼父子之事上之苦於  
有父而非賢父下之苦於有子而非令子  
則作也是這箇人述也是這箇人然使前

邊人根基未立如洪荒草昧的世界到我  
身上完全創立起來這所謂經綸之屯也  
還容易更有前人做壞了事件件要替他  
收拾化亂而為治轉危而為安易經所載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者此其為子更難  
而文王遇了王季積功累仁以啓維新之  
運在文王本具一箇開天闢地的手段恰

像在慈親蔭下享現成之福故曰父作之  
使後邊人才力有限只像箇繼體守成之  
人要做成箇安穩局面交付與他此所謂  
以燕翼子貽之以逸也還容易更有一種  
顛覆敗壞書經上所謂厥父作室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身前身後要件件照管他  
此其為父者更難而文王又遇了武王把



三分有二之業化為永清大定在文王本  
是一箇創業垂統的祖妣又恰像生子得  
力受他的尊養借它的光父故曰子述之  
如文王這等樣遭際正所認前無古後無  
今者更有孔子數不盡處以思齊之太任  
而為之母以嗣徽之太姒而為之配皆湊  
合一時何天之厚文王也三代而降守文

令主皆藉前王之休若唐高祖化家為國  
實賴其子未幾而兆紛爭之釁我

昭代

聖聖相承後先輝映緬惟我

光宗貞皇帝朝登

大寶夕霈

皇仁百年必世之事業以期月行之

聖德神功昭回千古留此金甌無缺之天下以歸  
我

皇上奈自逆璫煽禍將

祖宗所建立的法度紛更殆盡

祖宗所培養的人才芟除殆盡幸

聖神御極海宇更新雖處迷者之地實肩作者  
之勞今

前星啓耀震索呈祥億萬載無疆之休又從  
今日始矣夫必有堯舜戰兢惕厲之心而  
後可保文王光前裕後之福即文王當年  
內文明而外柔順何等憂危此種心事與  
皇上密密相印也惟有憂而後可以無憂願以  
是為保世之規

是為新世之賦

皇上德澤沛乎此邦亦莫不感其德而  
內文則而外華則何善莫或此雖心平與  
效可稱文王武王前欲效之師以文王高年  
今日之效矣夫以百歲之長而為之必而  
前舉欲效其德而無效之亦人外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  
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節書因論文王之無憂一半在善述故  
舉武王之事以申明上文也言善述而不  
言善作者蓋言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因  
王季而又推本於王季之父豐功厚德累

世相承則善作即在善述中矣續是繼續之意緒是緒端言其事業稍有頭緒而未竟其端也戎衣是甲冑之屬是時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其戎服可知一戎衣而有天下言戎衣甫著而天下遂定未嘗有相持戰爭之苦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紂雖無道猶是商家嗣王取天下於其手

其名易失然而弔民伐罪應天順人一時諒之萬世誦之顯名故在也尊為天子四句與上章帝舜同尚論古帝王者以為周家八百載之業自武王開之不知其所續承者文王之緒也豈惟文王上而王季其勤王家是文王亦續承王季又上而太王肇基王迹則王季又續承太王綿延不斷

歷世久遠周家德澤既深到武王身上不  
容不發洩殷紂播虐既甚到武王時候又  
不容不鼎革兩下湊合天人協應即使文  
王生於武王之時欲恪共事殷之節亦有  
所不能矣當時若林之旅則前途倒戈士  
女之衆則篚厥玄黃戎衣一着亦借以彰  
神武之威行凶殘之罰其實商家天下已

拱手而授武王與唐虞禪受其易等耳天  
下既定嘗毒痛而變清明去湯火而登祗  
席誰不鼓舞誰不讚嘆即有持千古之是  
非定帝王之升降亦諒其上遵天命下承  
先志以不得已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功業  
昭于日月聲名播于天地豈以此而稍有  
所損失哉名既不失則天位天祿皆在其

中變侯而為王變三分有二而為萬方王  
食以至維天清廟饗親同饗帝而並隆武  
穆文昭卜世與卜年而共乂景貺駢臻諸  
福具備總之祿位名壽原自相因而名者  
起於斯民直道之是非關於上天無形之  
視聽孔子論帝舜而曰必得其名論武王  
而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豈不知帝王之

尊靈爽在握而得失之間常存顧畏非以  
千百姓之虛譽實欲質萬世之公評耳臣

謹按三代而降得天下之正者無如漢唐  
一則取之於秦政殘暴之餘一則收之於  
隋煬淫虐之後至於胡元篡人宇宙程膾我  
祖迅掃而蕩滌之此其功駕湯武而上千萬世  
靈長之業自當與天悠久今夷虜方張封

疆多故創業艱難之苦時屢  
宸衷不敢瀆陳也惟是周公稱大王王季克  
自抑畏文王徽柔懿恭而終之以皇自敬  
德無逸之篇寓意深遠宜與泰誓武成而  
並讀昔我

世宗肅皇帝留意此章所以享國長久敢因周家  
之事而附引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達者變通不拘之謂達孝猶言達節乃不  
拘拘於先王之成轍而善通其窮孝道之  
權也人是前人凡前人留下的念頭時時  
要體貼謂之繼志前人做下的事業件件  
要成就謂之述事更有前人念頭所不到

事業所未起只在道理上推廣去時勢上  
融通去不要拘攣局促膠柱鼓瑟該做便  
做當行便行這謂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大凡天下之理有經有權有繇有變  
孝乃天經地義與達權通變四箇字說不  
去然而天下有小孝有大孝又有達孝比  
如士庶人家裏菽水娛親服勞奉養謂之

小孝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謂  
之大孝若論帝王家銅龍問寢長樂承歡  
謂之小孝內修外攘物阜民安福祚流於  
子孫德澤昭於四海謂之大孝至於大孝  
也還是尋常事更有反經行權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者假使數十年前是一箇時候  
數十年後又另是一箇時候若一味循塗



守轍惟恐與前人相違背這就不謂之達  
并不謂之孝矣當時文王三分有二以服  
事殷何等恭順泰誓言文考肅將天威大  
勲未集且紂惡尚未貫盈則小心翼翼自  
當守臣道之嘗又隔了數十年穢德彰聞  
皇天震怒而大王王季積功累仁適符鼎  
革之運安得不改商而為周以治而易亂

使武王周公而當文王之時自然恪守臣  
節使文王而當武王周公之時必然奉天  
伐暴父子兩朝前者力守其嘗後者曲盡  
其變其極相反處正是極相成處想文王  
在天之靈必為之降鑒為之歆格矣此等  
孝乃謂之達孝此志此事無論前人身不  
及做并心也不及想口也不及道而嘗變

一理易地皆然能繼此志謂之善繼能述  
此事謂之善述不能善繼善述不謂之達  
孝孔子此言不特闡二聖之至德而實開  
千古之心智識得此旨則揖讓征誅皆非  
定局憲章祖述別有心源達者之謂孝亦  
達者之謂聖未可與蹈嘗襲故者論矣我  
昭代作述相仍如

九鼎甫奠于龍蟠

成祖則自南而移北如

三犁頻入於虎穴

宣宗則偃武而修文以至團營之制歷

累朝而幾變鎮守之設至

世廟而全收皆是隨時損益豈為變置舊章今京  
營屢經訓練可備緩急者幾何人邊餉屢

奉稽查以漸清汰者幾何處漕糧之運年  
遲一年或暫折可以通其窮屯益之壞日  
甚一日非振刷無以興其利內外多冗員  
之濫民間苦編派之需諸如此類未可枚  
舉總是守其故額徂於成規倘得  
聖君碩輔修整于百廢之餘何異

二祖

列宗講求于一堂之上偶因繼述之旨稍陳治安  
之謨臣愚不勝惓惓

此兩節書乃申說上文人存政舉又於人  
道中拈出人主之身以明立政之本蒲盧  
乃植物中之最易生者故引此為喻孔子  
告魯君說大凡天地之間真意相感自然  
靈動今以人類之精神結而為經世之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  
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兩節書乃申說上文人存政舉又於人  
道中拈出人主之身以明立政之本蒲盧  
乃植物中之最易生者故引此為喻孔子  
告魯君說大凡天地之間真意相感自然  
靈動今以人類之精神結而為經世之事

業猶以大地之元氣釀而為草木之光華  
流通灌注旦夕改觀雖要其成功當須之  
百年必世不可有欲速之心然而上下同  
心隨事整頓將從來因循惰窳之習另換  
出一番光景朝端氣象自覺日異而月不  
效同以人舉政而政易舉猶以地種樹而樹  
人易成又譬如草木中最易生者如蒲盧之

屬氣候纔到纍然成實矣敏政之效如此  
所以說為政別無他法只在得人無論晚  
近富强功利即唐虞三代之治盡是人為  
從來聖明之主或創業或中興其提綱挈  
領之法全在用人一著上做工夫此處得  
力則戡禍亂開太平可以迎刃而解然而  
名世之佐應運而興又不徒以爵祿相羈

縻自有一種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象如  
有堯舜自有五臣有文武自有四友十亂  
則人主之一身不特立政之本原抑且取  
人之杓的欲使有猷有守者皆悅而願立  
於其朝必須皇建其極乃能敷錫庶民內  
而在宮外而在廷嘗有羹墻古聖對越上  
天之意一嘖一笑一舉一動皆可以垂子

孫光青史這謂之修身以道道者軌物之  
宗倫常之貫也聖帝明王所以範圍其身  
者皆出於此又恐修象不修意雖件件整  
飭又成了一箇格套必須以真忱之意灌  
徹於其中如所謂徹五典納百揆皆從性  
地中盎然流出絕不參一毫安排粉飾謂  
之仁道與仁原非兩項止是修到極處又

真到極處此大學誠意功夫而治國平天下之血脉血脉流通如土膏一動萬類敷榮堂陛之間全以實意相固結果然用得其人人盡其用雖在積玩積弛之後而順治威嚴之效可計日奏功即有一番騷動轉以振國家之神氣揚

廟社之威靈此今日振刷修舉之第一義也臣

不勝惓惓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修道以仁句遂將仁  
字訓解出來其並列五嘗與仁相輔而行  
者曰義曰禮故并義禮剖晰之總以明修  
身之要也道之大者莫過於仁而從來仁  
最難狀惟直謂之人則凡貌言視聽渾身



中盡是仁體發現其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古帝王一物失所如痼瘵在躬孝正是此意仁既謂之人設有不仁其於人道遠矣然此人之所自來惟親生之既有人以後孩提知孝稍長知弟即仁民愛物之最初逗露處帝王家每日三朝視膳視安非修飾文具皆出於心之不容已而他日咸

和萬民其根基盡在此故曰親親為大然既謂之人自有經世宰物各當其所之妙如此則宜如彼則不宜聖帝明王固以如天好生為德然其間更有經綸變化刑賞黜陟之大用若使不宜愛而愛正所謂小仁乃大仁之累矣故又必求之於義義者宜之謂也天下事宜與不宜千差萬別而

其最吃緊處無如尊賢誠得賢而尊之則  
施為措置之間借賢者之聰明以輔一人  
之聰明借賢者之學識以匡一人之學識  
如君為元首賢為股肱豈有元首而不愛  
其股肱者故曰尊賢為大然而父慈子孝  
謂之親親敦倫睦族亦謂之親親隆禮優  
貌謂之尊賢量材授能亦謂之尊賢若一

槩渾施而無等殺行乎其間則親有時而  
窮誼有時而解故有親親不可無降殺有  
尊賢不可無差等殺非薄也不如此無以  
成其獨厚而後上自祖考下迨本枝極其  
饗保之盛等非疎也不如此無以成其獨  
隆而後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合為喜起之  
朝此豈有意為之限制哉乃一定不易之

品節從天敘天秩上自然生出來的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凡惇典庸禮之君不過因其人心之同赴其天然之度而已故又曰禮所生也此三者同出異名而義本以輔仁禮又合仁義而交輔總以完其修身之道即以繕其取人之身此治天下者之大綱領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上文仁義禮總論脩身之要到此乃以真脩實證期望君子蓋人君之身百官師表萬方瞻仰從來聖哲之君所以範圍其身者不但借二帝三王做箇樣子正以脩之

則吉悖之則凶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雖欲  
寬假一分不得耳然此身何自而來乃父  
母所貽之身此身稍有隕越并貽玷於父  
母至於人主受前王付託荷宗廟社稷之  
重惟以一人无良之德行萬世靈長之統  
纔是帝王大孝若能把事親的念頭時時  
提醒則脩身的工夫自然倍覺精彩此一

點真心不待問學何須夾輔然而家國天  
下之理非得人無以圖治而能夾輔此身  
為聖帝明王者正所以成其善繼善述當  
初武王追慕文王故其詩曰念茲皇祖陟  
降庭止然思慕未伸不若與周召畢散之  
臣纂承先業開八百載之太平故又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至於知人之

道更自難言從來有興王必有良佐原自  
上天安排定的然使人主之心不合於上  
帝則簡在帝心之人何自而知欲如商高  
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此等事又千  
古不再見惟孔子說箇知天最妙知天二  
字雖似極難卻又極易蓋天之體空空洞  
洞太虛無著有何東西南北有何愛憎毀

譽同在天之中何處無賢何處無不肖何  
必盡人皆賢何必盡人皆不肖議論紛紜  
人情嚮背正如半空中烟雲變幻氛祲摩  
蕩惟照之以日月盪之以風雷廓然太清  
依舊還他一箇統同世界此非真正大聖  
人與天合德者必不能革去相沿習氣使  
滿朝臣子蕩滌肺腸以朝廷之身幹國家

之事至若天之生材長短高下猶草木之  
不齊譬如芝蘭本是芳草然難用之為棟  
梁下至樗朽謂之惡木亦可施之於炊爨  
用得其宜則有才之小人可收牛溲馬渤  
之效處失其當則無才之君子不免覆餗  
折棟之憂夫辨官掄材君職要臣職詳但  
恐二氣五行之吏乘權布令如寒暑晝夜

互有偏枯稍存一邊之見便非四虛之公  
一翻一覆一消一長不知消磨了許多人  
才耽誤了許多國事世上能章善瘁惡者  
惟天能愛惜人材者亦惟天為人主者父  
事天而母事地當思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則知天知人事親修  
身一以貫之之道矣奉天之心行天之事

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敢以是為今

日

聖天子祝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一章書是承上章而言誠即誠身之誠明即明善之明然上章把從容中道與擇善固執分作兩層未說到殊途同歸故又發此義性字教字中庸首章便立此兩項名目千古相傳之道性為淵源而教乃從

入之路聖帝明王仰承精一之傳者所宜  
畱心省察也從來生天生地都是箇真實  
无妄之理故大易云物與无妄天既以誠  
為體難道只成箇蒼蒼茫茫之象自然有  
日照月臨而天之明生焉人之稟賦都是  
誠又有得其純一不雜而與天同體者難  
道只成箇渾渾淪淪之質自然能作哲作

謀而人之明生焉不假思議不待安排天  
性如此人性亦如此故曰自誠明謂之性  
天有日月之明而後山川民物若一一從  
頭指點若在冥黑長夜一總分別不出如  
何成得世界聖賢明善工夫正要從道理  
上極精處勘到事體上極粗處一點靈明  
照到徹始徹終如此而真如此而妄始可



丹黃集 卷二  
去妄以求真譬之行路者全憑眼光所到  
方可進步也還要隨處求津逢人問路始  
無隕越之患他人提撕引掖以人教我也  
自己反覆參考以我教我也總是箇修道  
之方故曰自明誠謂之教精理之所結聚  
定然要透露出來即自己也掩抑不住故  
曰誠則明靈光之所開導定然要澄徹到

底即自己也歇手不得故曰明則誠誠與  
明原非兩體明之保合即是誠誠之散現  
即是明中庸所以分言之又合言之正恐  
從事於擇執者以為人天既判階級終懸  
故說此到底話以見從此入彼從彼入此  
無少差別所以斷人之疑心而發人之猛  
志也若就古帝王而言堯舜性之便是自

誠明湯武身之便是自明誠至後之為人  
主者求聖政不求聖學尋治統不尋道統  
惟精惟一之旨三代而下遂失其傳我  
皇上德與性成上接十六字之脉惟願於畱神  
玄覽之中得探本窮源之要天下有事事  
而窮之終不勝其繁者禮樂刑政賞罰號  
令是也須養其心體湛若太虛雖有至明

而章光時時寶嗇蓋誠者天之體明者日  
月之用古聖有云天明則日月不明所以  
維天之命只是箇於穆不已使三辰昭著  
萬象輝煌堯之欽明而本於安安舜之文  
明必歸於允塞中庸又言苟不固聰明聖  
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之為言正斂  
明而歸之誠所謂天德也此雖似高玄微

渺之論卻足

君德之要願

聖神留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章書中庸極言性體之大欲有此性者  
高自期待看得此身不但與人物立命抑  
且與天地同體便一毫屑越不得一毫虧

欠不得然先要識得性體性體者純一不  
貳之妙光瑩徧覆凡人世上起滅生死古  
今常變情好嗜欲種種結聚而成合之性  
中正如澗溪沼沚江淮河漢總是大海中  
之一勺以至於鳥獸魚鱉之咸若草木天  
喬之向榮日光於晝月麗於宵春而露零  
秋而霜結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原屬吾性

中森羅萬象一件也推開不得世人只認  
得自己的形不認得自己的性一身之外  
便隔膜不通至誠者絕無一毫情識絕無  
一毫物誘徹內徹外遍體皆性真用事則  
自至親以迨至疎自有情以暨無情那一  
件不關痛癢那一種不通血脉然又不消  
逐項去調停逐項去整頓只是於戒懼慎

獨屋漏潛伏處將性體養得完完全全則窮簷部屋之下或得所而喜或向隅而悲雖不聞而若聞雖不見而若見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下而斧斤以時數罟不入人性物性無所不盡而實以自盡其性至於人性盡物性亦盡而天地化醇之德並育之功皆至誠得而提挈之矣從來天地間之

事有天地之所不能為而必有待於人者尊卑之節男女之倫吉凶軍賓嘉之禮件件賴人工以成造化然決非尋嘗人所能而至誠從不思不勉中創造出來自然可以補乾坤之罅漏奠宇宙之綱維說到此處不但天位上地位下裁成輔相為天地之功臣又不但父事天母事地善繼善述

為天地之肖子即此七尺之軀已與太清  
太寧儼然竝立謂之與天地參何不可夫  
參贊天地即匹夫猶可自勉况於帝王昔  
唐虞之世洪水方割懷山襄陵是何等世  
界堯舜禹諸大聖人出而天以成地以平  
自他人視之為天地自聖人視之猶修葺  
家室而成其棟宇也百獸舞鳳凰儀物類

且然而何有於時雍風動之化此諸大聖  
人者必不從事功上起見須要對左右如  
御兆民處暗室如臨

上帝全在戒慎恐懼中養出箇喜怒哀樂未發之  
體而後中和致萬物育天地位神功在手  
造化生心否則傾之剝則復之鼎則新之  
盪則幹之屯則經之綸之可以起中衰之

象而為極治可以迴叔季之運而為中天  
挽民生之澆薄而為純龐救士大夫之囂  
陵而為忠厚轉宇內之阡危而為乂安定  
四夷之雲擾而為賓服文恬武熙內修外  
攘皆盡性中必然之事我

皇上神聖踔越千古可以信此身必為堯舜便  
可信天下必為唐虞但誠之至與不至稍

隔毫釐便有皇帝王霸之辨第願從優游  
涵泳於治法之中精求心法若謂窮理盡  
性乃儒者之學九重萬幾何暇及此便未  
免以參贊之實讓於古帝王恐非

天生

聖人之意也臣不勝惓惓

天主

此乃... 天主... 誠則... 明則... 動則... 變則... 化唯... 天下... 至誠... 為能... 化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章書是承上章至誠而言故謂之其次  
大都以擇善固執之功而要其究竟也曲  
字乃委曲之曲形著明動變化總是性光  
之流露而其間繇微以至顯自小以及大  
從一隙之隱現以至於在室滿室在堂滿



堂始家邦終四海總是此性孟子論性亦  
曾以火之始然為喻火之性本是照耀天  
地其最初只要那真種子須撥開寒灰冷  
焰就中討取出來又或鑿石而取或鑽燧  
而取皆致曲之義此性體從來埋沒在內  
莫為導引從屈曲可尋處得此一線之光  
其一絲之焰何處著假此所謂誠也誠矣雖

在闇室冥夜之中自有星星昱昱之象此  
之謂形既形矣餘燼不斷微芒自生此之  
謂著既著矣於是虛室生白潛伏孔昭續  
二曜之光華開羣蒙之眼目此之謂明天  
下惟此明暗兩關而明亦有圓滿與褊隘  
之不同若明之力量小豈能使人躍躍自  
動又豈能使人蒸蒸自變惟是致曲工夫

一節到底當熒熒之時固力為噓培即騰騰之時亦不廢溫養於是明者自動動者自變變者自化至於化則自一民一物以至於種種區宇種種庶類盡在光融徧照中此則中天之象豈燭火之所能齊然而離為火為日總是一性兩作之明無非徧天下而為一燈一室之照葭管之動便將

胆天下而為派金爍石之時無二用亦無二體也聖賢致曲工夫只從上文三達德五達道九經四前定每有一件觸發處便要引伸觸類委委曲曲將從前堯舜的根柢賢聖的胚胎一一透將出來則誠中形外自然不能掩藏易經所謂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

丹黃集 卷三  
事業大學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此俱是  
形著的証驗正於表裏內外渾成箇明德  
之體自有許多精神光彩令聞令望為龍  
為光微而為禮樂文章粗而為賞罰刑政  
必能發人遷善敏德之心而成移風易俗  
之象道化旁洽從欲以治民然無復可見  
之迹矣非至誠孰能與於此粵稽古聖如

堯舜之光被四表玄德升聞便是形著以  
前光景協和萬邦時雍風動便是動變以  
後光景然堯舜者真天下之至誠以無意  
合非有心致也我

皇上同符堯舜當體皆是誠何待致曲然庶務  
之必飭顯罰之時彰非不已形已著而人  
心之弛緩實事之因循猶為不動不變夫

必世後仁固以久道成化而綏來動和難  
以頃刻奏功其故安在既曰惟天下至誠  
為能化則知神功瑋術總不可以化天下  
而惟至誠能之願我

皇上觸事尋思返觀默照或以前事之未遠而  
留為後事之師或以成效之未遵而更求  
王道之要此以

上聖而尋致曲者化民成俗或在乎此惟  
聖神裁擇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  
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上章博厚高明不貳不測含着發育峻極  
之意至此又申明之而合之於禮蓋道體  
至大而其綱紀世教範圍曲成惟禮可以  
持久唐虞之世言撫五辰凝庶績便言天

敘天秩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法天立極全  
憑此禮以身修而操齊治均平之要者所  
不敢忽也發育是發動而含育之總是一  
團元氣鼓鬯其間天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守位曰仁若於此處稍加剝削便自斲其  
本與天體不相肖矣禮之大者曰禮儀如  
朝覲會同吉凶軍賓嘉之類周禮所載是

也禮之小者曰威儀進退升降揖讓周旋  
曲禮內則少儀諸篇及儀禮一書是也當  
時中庸贊嘆至道而言曰大矣哉此道乎  
然非虛空無着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也洋洋乎氤氳布濩化育萬物者人以  
為上天生生之氣而不知有中和方成位  
育其含弘偏覆高出於萬物之上巍巍蕩

蕩與天同體故曰峻極於天然有天體而  
日月星辰一經一緯森羅燦列這就是制  
禮的源委亦是宰制萬物的榜樣號物之  
數謂之萬不有禮以治之豈但狃狃  
下同於禽獸而犯上作亂何以堤坊孝弟  
仁讓何以表率所以聖人之道又優然充  
足毫無滲漏有禮儀之三百而五教以敷

五品以遜有威儀之三十而憲老執醕之  
典不廢於至尊齒學長幼之節首行於元  
子於是倨者化而遜躁者化而恬獷者化  
而馴人樂雍熙世濟仁壽以徐收發育之  
功而仰成峻極之化又皆此道為之也自  
有天地有萬物便有此道然此道原是聖  
人之道人存道亦存人去道亦去雖蓋世

聰明非嘗事業有勢已附而道不附名雖  
歸而道不歸者千萬年道統上天且默收  
之而不輕畀直待光被升聞之德再見於  
中天之後然後端拱垂裳之化大行於聲  
教之中蓋道者德之外現德者道之內含  
積水凝而為冰冰非塵沙可結良禾凝而  
為穀穀非莠稗可成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所以文武周公之治法徒存於方策而  
關雎麟趾之心精遙接於

聖朝也臣聞周禮之大者莫重乎命官然宇文  
周師之而敗又莫重乎泉府然王安石師  
之而亂即夏官司馬教人坐作進退羣吏  
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狗陳孫吳兵法  
亦祖于此然周之季也積弱而不可復振



敵在禮乎抑在人耳惟是建中和之極舉而措之則刑賞有章是非有準喜怒有節進退羣臣有體養其廉耻之防激其忠義之志是風雨露雷之實事即發育峻極之功用也孔子有言夫禮所以制中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職序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熟謂禮也者而黼藻太平之故事乎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上文既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此節歷言修德凝道之工夫也道者生天生地生人包裹三才陶鑄萬有雖謂之聖人之道非聖人所得而擅也至於德雖為同然之理實有獨得之妙此又從何處來成湯有言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恒性者四端萬善無所不備故君子不徒曰性而謂之曰德性既曰德性豈有肆其屑越而不知尊者奉之為天君稟之為天則喜怒哀樂謹守其節度貌言視聽密奉其堤防使其從橫流露全體俱是性體便為盛德之至此外有何工夫然而下焉者情

識妄參既汨性而易位即上焉者聰明用事又借性以行權不假問學誰扶真宰易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正欲精研極討何者是德性之流行何者為氣習之旁出此性學即聖學也道者途之所從入入德非難入性為難性之中分不得一毫界限又著不得一毫渣滓所以致廣大又須

盡精微性之中留不得一毫卑陋又添不  
得一毫隱怪所以極高明又須道中庸萬  
象森羅總是性中故物然不尋前乎千百  
世之既往何以測後乎千百世之將來故  
須溫故而知新五品綢繆亦是性中綿結  
若使孩提稍長之天真既薄并展親睦族  
之情文皆偽故須敦厚以崇禮此數者總

謂之道問學亦總謂之尊德性蓋學外無  
性性外無學宋儒朱熹陸九淵論此節書  
一則單提而為一一則分配而為兩於是  
朱陸異同之辨紛如聚訟其實聖學原無  
兩岐况一一配合恐立言者不若是之拘  
若離卻問學則尊德性何處著手而先臣  
王守仁言曰若只是空空問學與德性無

關涉則講習討論所學何事吾道一以貫  
之亦可與此書互相發也若以帝王而言  
雖天錫勇智表正萬邦然說命有之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道集于厥躬周頌  
敬之章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豈藉  
此知類通達以化民易俗而已乎道性善  
者必稱堯舜性中既有堯舜則堯舜而外

更有何學至若計功程效謂之淺狹必世  
後仁謂之廣大富強雜霸謂之偏駁惟幾  
惟康謂之精微煬竈豐蔀謂之卑暗闢門  
達聰謂之高明挾數任術謂之竒詭蕩平  
正直謂之中庸以前事之不忘為後事之  
師則新與故無微不照以忠信重祿之羣  
臣佐官盛任使之大臣則敦與崇無才不

收無論帝王之學原與士庶不同若明體而不能適用雖實亦虛惟隨事而即以研理似粗實細敢以是為

丹宸頌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此節書是結上文而言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功至於事理交融表裏貫徹則發洩歛藏總是天道潛惕飛躍總是乾德到此地位何必又說不驕不倍不知此一驕

字不必是富貴驕人以聖人而在上位宸  
謨睿斷羣臣莫及正須頻假溫顏時勤下  
問彷彿晝日三接之儀效卷阿同遊之樂以  
天道之下濟引地道之上行當時有地平  
天成府修事治一手創造乾坤而每聞昌  
言必為下拜所以稱他不矜不伐不自滿  
假這就是居上不驕的樣子此倍字也不

必越禮犯度自賈罪戾凡為人臣者無論  
匪躬盡瘁捐糜頂踵皆誼所當然即使功  
扶社稷道濟蒼生也是臣子本分內事須  
嘗存一點寅畏小心夙興夜寐以對揚明  
主若建功業者而問功業之報懷忠謹者  
而居忠謹之名此皆非純臣心事當時有  
手口拮据再造王室處危疑之地至於跋

胡彘尾終慄慄恐懼而不敢自明這就是  
為下不倍的樣子此一種人自然關否泰  
治亂的氣運將以興天下豈獨一身何待  
於言然言出乎身加乎民是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聖明之世都俞吁咈上者聯同  
心喜起之交下者發庶士勵翼之想無論  
拜手陳謨犯顏苦口總是鼓吹休明之象

如何少得此一段光景故足以興既有此  
等人如何又說國無道蓋其人或生不遇  
時如孔子之老於布衣刪述六經以終其  
身是也又有在隱見之間如文王之光四  
方顯西土偶感時竊嘆幾不免羨里之厄  
必須退處于明夷之地內文明而外柔順  
以用晦自全蓋當坤爻之六四天地閉賢

人隱固以括囊无咎為高即在見龍在田  
之後尚須乾乾惕若惟恐其為亢龍之悔  
此一種苦心古今大聖人默默自知不專  
為緘默自完沉淪隱佚之士而言也中庸  
歷數上下語默之理而又引蒸民之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蓋此身  
為道之主看得道重莫將此身看輕了况

五百年而王者興猶是三代以上時事更  
有數千年而始一出把堯舜以來相傳之  
道統一肩擔在身上須時加愛護時加提  
醒這方是悠久無疆的真種子此人主保  
身之學又不可與臣庶同日道也夫帝王  
之身猶天體也無驕陽則無伏陰二氣五  
行固奉天之命令而弗敢倍為天者亦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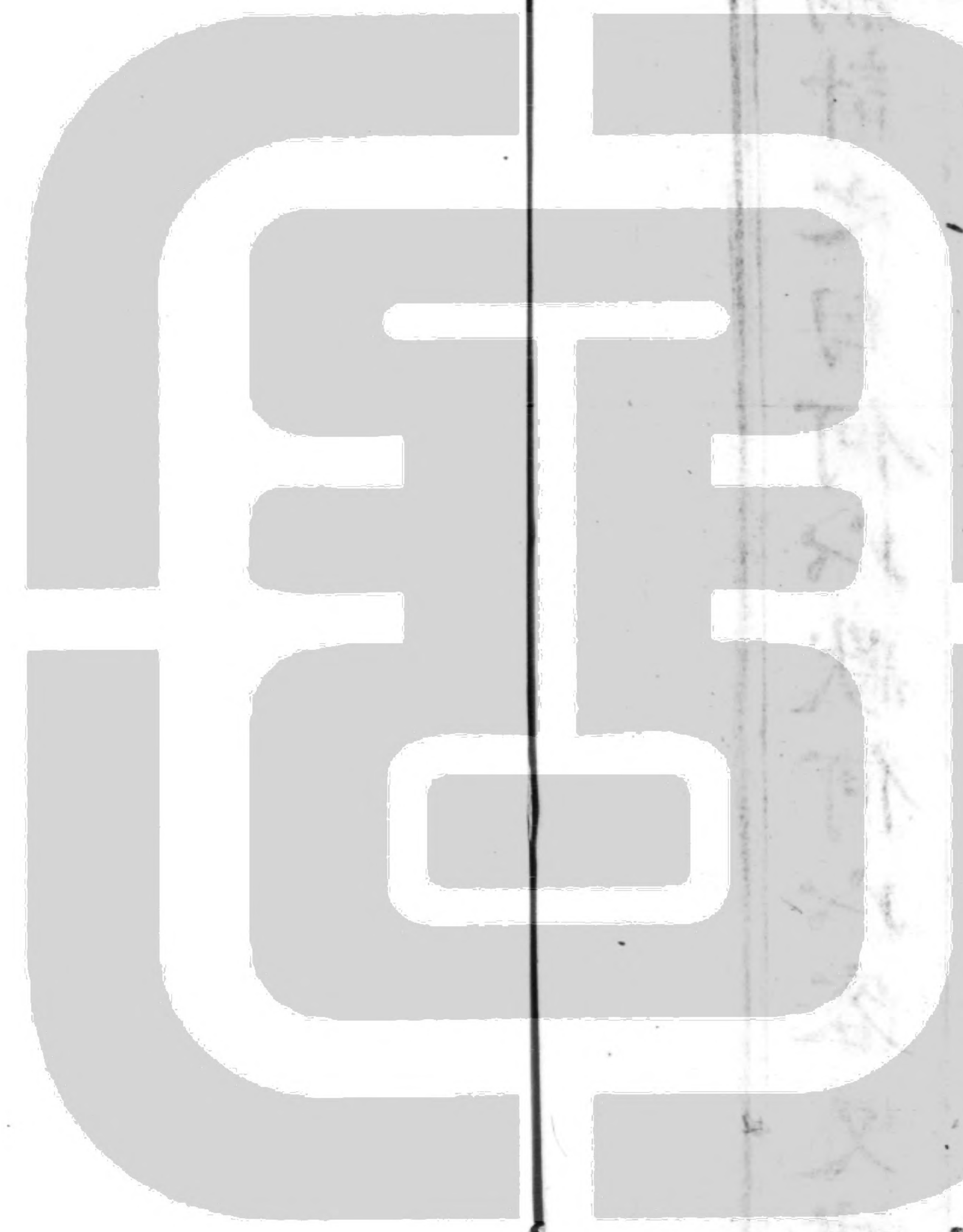
其二氣五行之恒度而弗敢驕故能相保  
以成其元會運世至於萬年有道之徵全  
在一堂昌言之盛無稽弗詢自古有之而  
懸鞞置鐸如此其勤者蓋太平矢音芻蕘  
共奏若使言言堪為著蔡則必人人盡屬  
夔龍參差溷淆勢所必至賴有擇中用中  
之主自成無偏無黨之公使為下者而竊

竊計之曰何以默何以容又津津羨之曰  
何人為明哲何人為保身無論臣誼愈衰  
而國家之事更難言矣

中國之車馬轉言矣

人語其無餘耳

人語其無餘耳



程